



爱的行板

〔英〕劳伦斯 著 杨涛◎译

□流动的男人和女人□与音乐做爱

□无人爱我□性与艺术□背弃的感情□女人的两重性□生命的第四维



爱的行板

〔英〕劳伦斯 著 杨涛◎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的行板 / (英) 劳伦斯 (Lawrence, D.H.) 著; 杨涛译,
—喀什: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2004.9
ISBN 7-5373-1310-5

I. 爱... II. ①劳... ②杨... III. 劳伦斯, D.H. (1885~1930)
—文集 IV. K835.61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7201 号

爱的行板 劳伦斯 著 杨涛 译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印 刷: 北京毕诚彩印厂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5

字 数: 226 千字

ISBN 7-5373-1310-5 定价: 22.00 元

编者的话

提到英国文学，不能不提 D.H.劳伦斯 (D·H·Lawrence) 这位独特而又极富争议的作家。而提到 D.H.劳伦斯，人们自然会首先想到他那部著名的、颇受争议的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小说于 1928 年出版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因小说公然违背了时代风气，被英国政府列为禁书，遭禁数年。出版该书的企鹅出版社被控犯有出版淫秽作品罪。直到 1960 年，这场官司才以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宣告企鹅出版社“并未犯罪”而了结，小说得以解禁。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国首次出版了这部小说的中文译本。

H.D.劳伦斯 1885 年 9 月 11 日出生在英国伊斯特伍德一个矿工家庭。当过屠户会计、厂商雇员和小学教师。曾在国外漂泊十多年，对现实抱持批判否定的态度。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共写过 10 部长篇小说，其中以《虹》、《恋爱中的女人》、《儿子与情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最为著名，在经受了创作的辛劳、疾病的折磨、战争的摧残、查禁批判的打击等种种苦难后，1930 年 3 月 2 日晚，这位“浸满情欲的天才”闭上了他充满愤懑、失望的眼睛，走向了天堂。

D.H.劳伦斯不仅是小说家，也是一位才情洋溢的诗人、散文家。他的散文，绝非人们定义中的那种散文，而是一个孤独者在那个充满喧嚣的时代里滔滔不绝的自由，是一个呐喊者在那个充满着骚动的文化氛围里发出的生之感喟。无论是放谈性爱男女，还是狂论文学艺术，字里行间，无不透射着诗意的真，闪耀着思辨的光。

艺术与性是劳伦斯文学创作中的两大主题。当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中国掀起的巨澜已然平静，如今，静下心来读读他狂放恣肆的随笔，或许会使我们对社会和人性和人性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当一切喧嚣与骚动过去，我们正应去倾听那有如天籁之声的空谷足音。

目录

AIDEXINGBAN

- 1 / 流动的男人和女人
- 8 / 柔情和力量的磨擦
- 15 / 淫秽与色情
- 27 / 与音乐做爱
- 33 / 妇道模式
- 37 / 无人爱我
- 44 / 关于惠特曼的思考
- 57 / 直觉与绘画
- 62 / 性与艺术
- 72 / 人类的复活
- 85 / 背弃的感情
- 90 / 变化着的男女关系
- 95 / 本能与习惯
- 100 / 书籍与玩具
- 104 / 女人的两重性
- 107 / 旅行的爱
- 112 / 意识的探险
- 117 / 凝固的生命
- 126 / 生命的第四维
- 132 / 实际的生存
- 135 / 变革的阵痛
- 141 / 观念的世界
- 146 / 人格与个性





- 150/ 自我主义
- 155/ 肉体和灵魂的欢乐
- 164/ 论高尔斯华绥笔下的人和性的问题
- 173/ 论人的灵魂
- 181/ 死亡效应
- 193/ 妇女的天性
- 198/ 妇女的使命
- 202/ 女人的嫉妒
- 206/ 论激情
- 210/ 灵魂的共存
- 221/ 爱情问题
- 224/ 肉体与性高潮

流动的男人和女人

我们都明白一个道理：男人和女人是互相需要的。过去我们一直否认这一点，而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非常信仰自由，他们都想拥有绝对完美的自我。对这些人来说，男人如果还需要另外一个人作为依靠，那将是对他的自尊心的一个极其严重的伤害。当然，男人可以自由地选择女人，女人也可以自由地选择男人。

不过我们知道，如果一个男人说出离开我的女人我就没法活的话，这对我们的骄傲的心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当说“我的女人”的时候，我并不是想把她作为法国式的情妇，我只是单纯地考虑我和这个女人的关系。一个男人的身边如果没有女人，他就很难快乐地生活，除非他是一个同性恋者。当然活生生的女人也是一样的，她们的身边如果没有男人的甜言蜜语，没有男人的帮助和呵护，我想那一定是她们的灾难。同样，如果她也是个同性恋，她就可以一直生活在女人扮演的男人氛围中。

几千年来，人们都在回避男人和女人相互需要这一说法。这在佛教中尤其严重。如果一个男人的眼前有挥之不去的女人影子，那么他就永远无法进入佛所说的涅槃境界。“我孤独地来了！”这是进入这种境界的男人的骄傲的声明。“我孤独地来了！”那些灵魂获得拯救的基督徒也这样说。这是自高自大的个人主义宗教，现代利己主义就由此产生了。

婚姻会因死亡而终止，但这样的终止又意味着什么？如果我问他们——那些男人们或女人们：“你想摆脱生活的羁绊，摆脱人际的纠缠，而展现出纯粹的自己吗？”正确的答案是什么，你会怎样回答我的这一问题呢？

时间的确能稀释一切，能改变一切。过去大多数男人想这样生活而女人就不想，现在，几乎所有的女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同意这样生活，而男人却变得犹犹豫豫，毫不果断。

现实生活中的男人，几乎达到了一个很高深的境界，他们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他们开始怀疑自己，他们开始思考“我们是谁，我们在哪里？”这样一系列的本原问题。可是，当他们获得了自由，割断了束缚，变成了纯粹的个体之后，他们又是谁呢？

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达到这种近乎独立空濛的境界，也没有几个人不会落入纯粹自我的怀抱中。真正的危险是你孤身一人、形单影只，脱离了一切现实生活。无论是怎样的人，如果他们只剩下本能的要求，他们给人的感觉将是极其渺小！孤岛上的拿破仑全然是一个乖戾、傻气十足的小人。玛丽·斯图亚特被关入醒醒的石头城堡后就变成了一个狡诈的小人物。

事实上，拿破仑并不是因为被关在圣·赫勒拿岛才变得乖戾、傻气。不过，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很不幸地成了狡诈的小人物，这恐怕只是因为她被单独关在了福色棱格。孤立隔绝使我们变得很脆弱，使我们只剩下了自己，使我们感觉很多恐惧一拥而上。这是一种残酷的惩罚。

这就好像要拔光孔雀的毛，要把它变得光秃秃的，恢复“真鸟”的面目一样。当你把一只孔雀的羽毛拔光以后，你得到的将不再是孔雀，而不过是一只光秃秃的鸟的肉体。

对于很自我的人来说，我们拔光他们的羽毛，让他们变成最开始的样子，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拿破仑会有些傻，玛丽女王会变得自私

狡诈，圣·西蒙斯达立特呆在柱子上变得自高自大，有些神经质，而我们这些自以为神奇的人则变得一文不值、傻里傻气。现在的这个世界，到处充斥着傲慢无礼、自私自利的人，他们破坏一切完美的人与人的关系，他们依靠自己，依靠自己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来虚张声势。他们内在的空虚早晚会被别人识破，而这种手段也只能偶尔骗骗人罢了，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被人们当成笑料来谈论。

如果一个人被孤立起来，只让他保留完整无缺的个性，他肯定不能保留多长时间，最后能留在他身体里的只是残破不堪的个性。

把拿破仑孤立起来，他统帅万马千军的本领就一文不值。

把康德孤立起来，他那些伟大的思想就只能是一些无用的精神垃圾。他如果不把他的思想记录下来与世人分享，这些思想就只能像是一只无生命的钟表，在他心中滴滴答答地溜走。

甚至是普渡众生的如来佛祖，如果把他孤立起来，令其盘腿坐在菩提树下，没人去理会他，没人听他讲经说法，他也就不会津津乐道于他的涅槃之说，那时他不过是众人眼里的怪物而已。一个绝对脱离社会的人，是没有价值的，他的灵魂也不值得被拯救。“如果我能够升天，我会把所有的人都带入天堂。”如果压根儿就没别人，那么他的表演只不过是一场闹剧。所以，我说每一个人都需要与他自己以外的人建立关系。一个18世纪的法国人曾经说过：“没有我，上帝就做不成事。”他这句话的意思表达得很明白，世上没有人也就没有创造人的上帝，没有男人和女人，基督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对于拿破仑来说，圣·赫勒拿岛上的孤独使他与他的军队和民族失去了联系，他也就失去了任何存在的价值，而此时的法兰西民族也就失去一大半的意义了。一股无与伦比的力量从拿破仑身上涌出，同时又有一股相应的力量从法国人民那里流向拿破仑，它们交汇成一个伟大的光环，交汇成一种血浓于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力量从一方流向另一方周而复始地循环开始之后，它才越发变得神采奕奕。如果没有循环，它就不会闪光，并且每一个伟大的光圈都是一个完整的圆形。

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是在与他人、他物的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个性的。如果不是因为与他人的关系，我们只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个体。我们的行动是建立在与其他人、其他生命和外物紧密的联系之中的。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存在的意义。如果没有我们周围的一切，我们只能是一个个毫无生命的气泡，我们的个性也因为没有参照而变得无任何意义。一只孤岛上的云雀，即使它能唱出优美的歌声，也毫无意义，因为它的个性消失殆尽，它只能像田鼠般逃之夭夭。如果有一只母雀和它在一起，它就会唱出嘹亮的歌声，从而恢复自己真正的个性。

男人和女人也都是一样的。他们真正的个性和鲜明的生命，存在于与各自的关系中。他们存在于不停地接触之中，他们不可能脱离这种接触而单独存在。这就是性。性就像照在草地上的阳光，是一种温柔而又实实在在的接触，它是奉献、给予与获得，是发生在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伟大而微妙的关系。通过性的接触，男人和女人才成为真正的个体，没有它，没有这种紧密相连的关系，我们就不能算是真实的个体。

我们应该使这种接触保持活跃，而不是让它固定不变。不能愚蠢地认为与一个女人结了婚这种接触就到了结束的时候，就可以从此避免接触、扼杀接触。有许多人可能扼杀真正接触，比如，把一个女人当成偶像供奉起来，或让她成为一个模范的家庭主妇、一个模范母亲或一个模范贤内助。其实，这些做法中的任何一种都只能拉开你和她之间的距离，一个女人绝不是这个或那个“模范”，她甚至不能算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

一个女人就是一股喷泉，泉水轻柔地喷洒着靠近她的一切；一个女人就是一道震颤的波，它不为人知也不为己知地振动着，寻找着另一道波的共振。如果她是一道不协调、刺耳而令人痛苦的波，它就会一味地震颤，伤害着振幅之内的每一个人。

男人也是一样，他的生活和行动也有着自己的存在价值。他是一道生命的溪水，按照一定的方向向某个人奔流，这人接受他的生命之水并用自己的相回报，这样相就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从而才有了和平。要不然，他就只能成为恼怒的源泉，他的痛苦会伤害到他附近的任何一个人。

我们是健康、自信的人，我们会不懈地追求这种与他人结成的真正的人际关系。当然，这种关系一定要发生得很自然，我们不能强迫他人与我们建立关系，那样只能毁灭它，毁灭它存在的价值。毁灭它并不难，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注意促成它发生，而不是强迫或横加干涉。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以一种虚拟的自我而存在、做事。几百年来，男人都一直充当着征服者，充当着这个世界里的英雄，而女人则只是他们弓

箭上的弦，只是他们刀柄上的红丝带。不过，在女人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灵魂的时候，她们就向自由和独立伸出了美丽的双手。这种对自由和独立的期盼，过分地充斥了她们的头脑，使她们开始慢慢走向虚无。

征服者和英雄都已经过时了，就像兴登堡将军一样被蒙上了历史的尘埃。现在，这种势头又将死灰复燃，但最后事实将会证明这些人是愚蠢的。男人已不再是征服者，不能再充当英雄好汉。他们不是宇宙中敢于直面死亡的人，不是永恒世界中的超灵人物。没有人再相信这种把戏。当然，现在的男人还有不少感伤，他们感伤的不过是那些已经尘封了的历史。

这两种骗术都不好用了——无论是征服者和英雄之说还是打扮成直面痛苦、过着孤独生活的忧伤英雄——这些全都没用了。

第二种骗术，在年轻人中开始出现，他们想用痛苦和孤独换取别人的眼泪，但是这种自怜自爱是危险的，没有任何出路，它是一种死亡了的骗术。

今天的男人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过时的观念摒弃。作为一个固定的客体，一个人，无论男女，就其自我而言，对人类来说不算什么，人们可以置之不理。无论男女，一旦变得骄傲和孤立自我，他就变得一文不值。

男人和女人的生命都是生生不息地流动着的。没有了任何一方，我们都不能再流淌，就如同没有岸的河不能成为河流一样。我生命之河的一条岸是女人，另一条岸是世界。没有了这两条河岸，我的生命就会泛滥成为一片沼泽地，毫无气势可言。在同女人和男人的交往中，我的世界成为了一条生命之河。这种同男人和女人的关系赋予我以鲜活的灵魂。一个从未与别人结成生命关系的人，是不会真正拥有灵魂的，这好像和康德差不多。所谓灵魂是指我与我所爱的、所恨的或真正了解的人在生命的接触中自成一体东西。而我自身拥有通往我灵魂深处的云梯。

我的灵魂是完整的，我也就是完整的，我们密不可分。现如今我们失去的正是自身的完整感，没有了完整感，我们就不会得到宁静。

今天，我们的青年所缺少的正是这种自我的完整和充实，他们感到自己支离破碎，无法获得片刻的自我安宁。这种安宁并非像一潭死水那样凝滞不前，而是像一条生命之河那样静静地流淌。

我们没有安宁，那是因为我们不完整；我们不完整，那是因为我们只





了解生命关系中的小小的一部分。本来我们可以获得更多，但是生活在一个对剥离这种关系深信不疑的时代里，我们变得无可奈何。人们要像剥洋葱那样剥离生命关系，直到你变得纯洁和孤立。大多数人的境况是这样的：他们意识到自身的空虚，他们渴望拥有自我，但却变得空空荡荡，或者只剩下了一星半点的残渣，差不多的空空荡荡。

“差不多的空空荡荡”也不是一件好事。可是，生活应该是快乐的，应该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过得好”，并不是为了“远离自我”，一个人真正的乐事是成为他自己。人类社会存在两大关系，那就是男人与女人及男人与男人的关系。现在，这两种关系都让我们感到迷乱，这真得很让人沮丧。

男女关系是我们整个人生的中心点，这之后才是男人与男人间的关系，再远才谈得上其他各种关系。

有个年轻人曾经对我说过：“我不信性可以使英国真正地复活。”我回答他说：“我相信你真的没有这种信念。”他是在教训我，他是在说他对性和女人不屑一顾。我相信这个人没有什么生命力，他只是个空虚而自私的人，不久他就会像木乃伊一样萎缩。

性只是男女关系的象征吗？我觉得男女关系和所有生命关系一样意义十分广泛。它存在于两种生命间的生命流动中，它甚至存在于相反的生命流动中。总的来说，贞洁和肉欲一样是生命流动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这世上还存在着许多我们不清楚的、永无止境的交流。我相信任何一对结了婚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每过几年就会有所改变。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改变，每次变化都带来痛苦，同时也带来了乐趣。

漫长的婚姻生活是一种长期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男人和女人共同建立起他们完整的灵魂和自我。这就如同河水不断流动，流过一个个崭新的国家，然而这些国家的所在都是未知数。

我们总是被我们树立的观念束缚住。有个男人这样说：“我不爱我老婆了，我再也不想和她同床共枕。”我想问的只是他为什么总想和她同床共枕呢？当他不与她同房时，他可能并不知道他们之间还有别的交流在进行，而这种交流可以使他们两个人变得完整无缺。

还有那个女人，她本来可以不抱怨，本来可以不说一切都结束，但是她非要跟他离婚，非要去投奔另一个男人——她为什么不能三思一下，为

什么不能倾听自己灵魂中新的旋律，为什么不能在她丈夫身上寻找新的起点？每次变化都会产生新的生命体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不断变化着，从而不断更新着我们的生命，获得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宁静。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每个人都一成不变地生活。

我们应该理智一点。可是，几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僵化了我们的思想。如性、金钱或某个人“应该”是什么等等的问题都让我们的生命变得失落。

性是变化的，它一会儿充满平和，一会儿恼怒，一会儿随风飘去。它的这些变化不定让普通人吃尽了苦头。其实我想他们要的只是粗暴的性欲。他们一成不变地生活，一旦这种感觉消逝，那一切就结束了！然后等待他们的就是离婚！

我很讨厌别人说我想让人类回到野蛮状态中去。好像一谈到男人和女人，现代的城市人就要用一种看最粗野的猴子的眼光来看我。而我看到的却是我们这些自诩文明的男女们在感情上和肉体上的相互摧残，我所要做的就是请他们三思，多考虑一下发生在他们之间的微妙的变化。

我认为，性意味着男女关系的全部。我们只懂得老婆、母亲和情人等，但是这种关系比我们所理解的要深刻得多。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眼里女人是一个偶像，她总要扮演情人、情妇、妻子或母亲等等的角色。这种一成不变观念，我们真该破除它，以真正认识女人那种难以捕捉的特质：女人是一条流淌着的生命之河，每一条河都循着自己的方向。男女之间的关系就像两条河并行，有时交汇，有时也会分开。

性关系是一生的变化和旅程。某些时候性欲会离你远去，但是属于你的男女关系仍旧持续不停地向前发展，这就是性的流动。性欲只是这种关系或流动的表现，但它却是一种最生动的表现。



柔情和力量的磨擦



绝大多数革命都是毁灭性的，而且绝大多数革命所毁灭的东西都超过了原先的计划。18世纪90年代法国大革命后，法国人才意识到他们并不想把君主政体和贵族体制彻底毁掉。但是，他们这样做了，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再怎么努力也不能将其重新建立起来。

俄国人虽然只想在墙上炸出一条通道，但是他们不小心却把整座房屋都毁了。

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一旦成功，就会越走越远，变成一种暴动。例如，妇女解放运动是现代最了不起的革命，它是妇女为争取独立和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很艰苦，但我觉得它有些过了头，最终变成了女人的暴政，变成了家庭妇女的理想暴政。总的来说，现在的这个世界是让当今女性的情绪所左右的。而现在的男人在生产上和家务上取得了胜利，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打仗、冒险和炫耀了。这种胜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女人的胜利，它使男人最终服从了女人的需要，它使男人不断地听从女人的指挥。

女人们内心毫无疑问地充满了激烈的斗争。女人不斗争就没有自由，她们坚持不懈地斗争，斗得很辛苦。有时，甚至在没必要进行斗争时，她们也要斗争。

女性精神动摇了当今人类的时代，没有几个男人不屈从于女性精神。女人在作为一个整体时是在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力。但具体到个别的女人却总是在与父亲、兄弟，特别是与丈夫进行着斗争。

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女人除了在某些阶段对男人加以反抗外，她们大多数时候总是在扮演服从男人的角色。或许男人和女人天生就需要这种服从。不过女人服从男人必须是出自无意识的信念，它是发自女人本能的、无意识的服从。但是经过时间的流逝，女人对男人所抱的这种盲目信心好像削弱了，随后这种服从的关系也就崩溃了。

这种情形，总出现在一个伟大阶段结束和另一个伟大阶段开始之时。它总是以男人对女人的无限崇拜开始，总是以男人对女人的美好赞誉开始。它总是先带来短暂的盲目崇拜，接着便是长久的痛苦。男人为女人屈膝、崇拜，之后他们之间的斗争重新开始。这并不是一种性的斗争，因为两性并不是天生敌对的。只有当男人失去了对自身的信任，女人失去了对男人的信任的时候，两性之间的敌对关系才会出现。

这当然不是生理意义上的两性斗争。性是最能使两性融合的东西，但是当男人丧失天生的自信的时候，性就会变成进攻的利器。

当男人失去对自己的信心的时候，女人就开始与他进行斗争。安东尼自杀的原因就是他的女人要与他进行斗争。不过我相信安东尼是先对自己失去了信心，他只能用爱来支撑自己，这就是虚弱与失败的征兆。当女人与男人进行斗争的时候，虽然她好像是在为了自由而奋斗，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自由从一开始就是男人的座右铭，但它对女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女人要与男人斗，要摆脱他，是因为这男人没有了自信。她斗争来斗争去，却始终无法从斗争中摆脱出来。

今天的女人，确实比以往的女人少了很多的自由——我指的是那种女性意义上的自由。就是说她拥有很少的安宁，拥有很少女性的娴静，拥有很少幸福女人花一般可爱的感触，拥有很少难以言表的、无意识的生命欢乐。这些东西从男女相悦的时候起，女人们就渐渐缺少了这些本来属于她



们生命的真谛。

今天的女人总是很紧张，她们随时准备着进行斗争。从她的衣着、发型到僵硬的举止，我一眼就能看出她是个勇敢的斗士而不是我喜欢的女人。我想这不是她的错，这是她迫不得已的形象。只有当男人失去了信心，连生命都不敢相信时，女人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很长时间以来，男女间形成了复杂的联系。在这个充满怀疑的年代里，这些联系让人觉得束缚，他们认为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宽松的环境。然而，这是在撕扯他们的同情心，是在割裂这种在无意识中形成的同情关系。

这是发生在男人和女人之间，柔情和力量的交流中的一种摩擦。男人和女人并不是两个互不相干、各自完整的实体。人们虽然反对这种说法，但是我们非这么说不行。男人永远无法与女人分开，他们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复杂的生命流动，但这生命的流动是我们永远无法用语言表述清楚的。

这种关系不仅仅在夫妻之间是这样，在其他男女之间也是这样，例如：在火车上与我对面而坐的女人或卖给我香烟的女子，她们都向我奉献出一条女性的生命之流，喷发出女性生命的气息，它们浸入了我的血液和灵魂之中，把我造就成一个完美的个体。随后，我把男性生命的浪花送给女人，它们安抚她们，把她们塑造成与我不同的女人。这种交流存在于我们之间不停地接触中。

男女之间，这种普遍的生命交流从未终止过，但是在私生活中这种交流却很难发生。我们倾向于公共生活，只有在公共生活中，男女之间的友善才得以保持。

私生活中也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斗争。这些斗争是从我们的曾祖母那里开始的，然后到了祖母时变得更加激烈，最后到了我们母亲那一辈，这斗争已经成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现在大多数女人认为这是为正义而进行的斗争。

女人们普遍认为，她们与男人相互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让男人变得更好，同时也是为了孩子们生活得更开心。我们现在终于明白了，我们的母亲打败了我们的父亲，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母亲真的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而是因为我们的父亲，失去了他们对生命实体的控制。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女人们才不惜一切代价与男人斗争，这是命中注定的谁也更

改不了的事。

我们从小就目睹了这样的斗争。我们相信这是一种道德上的斗争，但是我们长大了，变成了男人，就轮到我们挨斗了。现在我们才知道，无论有什么理由，无论这个理由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这种斗争都会持续下去。这种斗争只是女人们的一种感觉，尽管我们的母亲向善信佛，可她们早已厌烦了那种千篇一律的善，我相信她们到死都不会相信它的存在。

女人与男人斗争是无情的、残酷的，不要相信女人口中千遍万遍的爱，女人的斗争并不是为了要得到男人的爱。她与男人不停地周旋，因为她知道男人是爱不起来的，因为她了解这个男人已经没有自信了，已经不再相信自己生命的流动了。他越是反抗，越是崇拜女人，他的爱就越可怜。被捧上天的女人的内心处深深地懂得，其实她没有被人爱，她只是被一个又一个男人欺骗。可她却怂恿男人制造这种骗局，因为这种追捧能满足她的虚荣心。然而，最终她会变成复仇女神来报复那些欺骗她的男人。男女间的爱，既不存在崇拜也不存在敬佩，而是某种发自内心的更深刻的东西。我们甚至可以把它形象地比喻成呼吸，像呼吸一样普普通通却又必不可少。

女人单靠奋斗并不能获得爱情，至少不能靠与男人的争斗来得到爱。如果一个女人不停止与男人的斗争，就不会有哪个男人爱她。女人什么时候才会放弃这种斗争呢？男人又会在什么时候屈服于她呢？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

一旦男人成了一个女人的附属品，她会跟他斗得更起劲、更无情。她为什么不放过他呢？就算放过这一个，她也会再抓住另一个男人，她就是为了斗争。她就是要这样不屈不挠地跟男人斗。

女人是不能孤独地生活的，有时她会与别的女人合起来与男人进行斗争。有时她不得不孤独地活上一会儿，因为不会有哪个傻男人找上门来跟她斗。但她早晚都要与男人接触，这是不以她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她是个阔妇人，她会雇个男妓或舞男，她会折磨他，让他受尽屈辱。

这种斗争何时会结束？现代生活似乎不愿对此进行回答。或许要等到男人重新发现自己的力量和信心的时候，或许要等到男人在痛苦中重生的时候，或许要等到他们生出别样的气息、别样的勇气和别样的爱心或不爱之心的时候。可是，大多数男人，是不会也不敢让那破旧的、恐惧的自我

